

美国的“两圈战略”与美拉整体合作^①

谢文泽

[内容提要]“两圈战略”是笔者从国家防卫和经济利益两个角度提出的考察美国国家防卫战略和全球战略的研究框架,即美国通过加强“国家防卫安全圈”,塑造“经济利益安全圈”,达到重构和主导世界新秩序的目的。“国家防卫安全圈”主要由两洋防卫体系和拉美安全倡议区构成,“经济利益安全圈”力求涵盖太平洋、美洲地区和大西洋。美洲地区(南、北美洲)是“两圈战略”的“纵轴”,拉美地区是这一纵轴的天然部分,美国利用自由贸易、单边市场开放、区域安全合作等措施已经将3/4的拉美国家拉入“两圈战略”。为了将其他1/4的拉美国家(古巴、厄瓜多尔和六个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或准成员国)也拉入“两圈战略”,美国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投资和贸易协定”对南方共同市场营造了战略“包围”态势,与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宣布“门罗主义”时代终结,试图以“美洲主义”为口号开展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第三轮美拉整体合作。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 世界新秩序 拉丁美洲 两圈战略 美拉关系

2015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为《国家安全战略》^②所写的序言中指出,“美国必须领导”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点。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美国一直在探索重构和主导世界新秩序的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经贸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5BGJ017)的阶段性成果。笔者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吴白乙、张凡、贺双荣等研究员及《美国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的宝贵意见,文中疏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D. C., February 2015.

新型国家安全战略。近年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例如在太平洋地区,美国签订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 TPP);在大西洋地区,与欧盟进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 TTIP)的谈判;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简称“拉美地区”),宣布“门罗主义”时代终结,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奥巴马总统用西班牙语重申“我们都是美洲人”,等等。

美国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其“面向两洋、谋求霸权”的战略通常被称为“两洋战略”。有学者认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两洋战略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和主线。^① 本文借鉴部分文献和学者的见解,意在提出一个观察和分析美国国家防卫战略和全球战略的研究框架,即通过加强“国家防卫安全圈”,塑造“经济利益安全圈”,达到重构和主导世界新秩序的目的,简称“两圈战略”。同时,本文认为,拉美地区是美国“两圈战略”的天然组成部分,因而重点分析拉美地区在美国“两圈战略”中的地位、美拉整体合作,以及美拉关系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一 美国“两圈战略”的架构、机制和特点

长期以来,保持和维护美国在军事、市场、货币(美元)等领域的霸主地位是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措施。在“一超多强”(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加多个大国)的后冷战世界格局中,美国的头号军事大国地位在较长的时期内不会受到挑战,但国内消费市场和美元的世界第一地位正在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② 为了应对这两方面的挑战,美国正在利用其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来营造美元外交的新版图,例如“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目标是将包括非洲、拉美地区在内的南、北大西洋地区整合为“‘完整的大西洋’经济共同体”;^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意味着美国将拉

① 朱昕昌、马晋升:《从两洋战略看美国全球战略重点的调整》,载《国际观察》,2003年第2期;李海燕:《试析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两洋战略》,载《邵阳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② Stephen G. Brooks, William C. Wohlforth, “Reshaping the World Order: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form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2 (March/April 2009).

③ Francisa A. Kornegay, JR., “The ‘Grandmaster’ Logic behind Obama’s Audacious Foreign Policy,” *The Wilson Quarterly*, Winter 2016. 文中“‘完整的大西洋’经济共同体”英文为“‘whole of Atlantic’ economic community”。

美地区和亚洲看作一个整体,即“跨太平洋地区”^①,等等。美国试图使大西洋和太平洋成为其“战略内湖”。基于这一理解,本文提出了“两圈战略”框架。

对于美国而言,“国家防卫安全圈”的核心功能是保障国家安全,使美国免受传统和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的威胁或攻击;“经济利益安全圈”的核心功能是保障经济利益安全,使美国在圈内的传统和非传统经济利益免受圈外势力的威胁或侵害。“国家防卫安全圈”和“经济利益安全圈”涵盖太平洋、美洲地区和大西洋,美洲地区是两圈的纵轴。“国家防卫安全圈”是“经济利益安全圈”的“子集”,二者在太平洋、北美洲、北大西洋地区的地域范围和功能几乎完全重叠;但在南美洲和南大西洋地区,美国经济利益安全的重要性略高于国家安全防卫。因此,本文认为南美洲和南大西洋地区属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安全圈”而不属于其“国家安全防卫圈”。“国家安全防卫圈”的封闭性较强,而“经济利益安全圈”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集体军事安全和自由贸易是构建“两圈”的基本合作机制,“两圈”架构反映了美国的“板块优势”思维。

(一)“国家安全防卫圈”主要由两洋防卫体系和拉美安全倡议区构成,集体安全是主要合作机制

在国家安全方面,美国东、西两侧受大西洋、太平洋的保护,南、北两面分别为墨西哥、加拿大两个军事力量相对较弱的邻国,墨西哥以南的中美洲各国、美国本土东南方向的加勒比各国(地区)与美国隔海遥望。

1. 两洋防卫体系

“两洋防卫体系”是指由美国主导的、涵盖北大西洋、太平洋的集体安全防卫体系,主要在西、北、东三个方向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鉴于其他大陆有军事大国存在且拥有远距离、大规模精确打击能力(如核武器、远程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这三个方向的防卫边界远离美国本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冷战时期,为了防御来自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威胁,在北大西洋地区,美国通过与加拿大、欧洲国家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构建了跨越北大西洋的安全防卫体系;在太平洋地区,美国通过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同盟关系,构建了跨越太平洋的安全防卫体系。

^① 2016年3月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总部举办“亚洲与拉美经济联系高端会议”(High-Leve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Linkages between Asia and Latin America)。迈克尔·费罗曼(Michael Froman, 2013年6月被任命为美国贸易代表)应邀出席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主持的午餐对话会。在回答朱民关于美国的贸易政策如何促进亚洲、拉美两个地区的贸易发展这一问题时,迈克尔·费罗曼指出:美国将两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即跨太平洋地区,不再将拉美地区和亚洲地区分别看待。笔者有幸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参与了中国与拉美地区经贸合作议题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但美国庞大的两洋防卫体系存续了下来,并且继续扩展,如北约东扩、“亚太再平衡”等。

“北约”于1949年8月由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荷兰、英国、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意大利等12个国家成立,希腊和土耳其(1952年)、联邦德国(俗称“西德”,1955年)、西班牙(1982年)先后加入,使成员国数量增至16个。经过1994~1997年的酝酿和准备,1998年“北约”开始东扩,1999年匈牙利、捷克、波兰三国加入,2004年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七国加入,2009年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2国加入,使成员国数量增至28个。

2012年6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在谈论“亚太再平衡”战略时指出,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外,军事部署和军事合作也是该战略的重要内容。一方面该战略的目标是到2020年美国将60%的海军力量部署在太平洋;另一方面,除韩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传统盟国外,美国还将其他东盟国家及印度等南亚国家作为该战略的合作伙伴国。

2. 拉美安全倡议区

“拉美安全倡议区”是指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美国与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安全合作由来已久,尤其是在打击贩毒、有组织犯罪等方面。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意识到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其国家安全防卫的薄弱环节,因而不断加大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合作力度。2010年,“美国—墨西哥梅里达倡议”^①、“美国—中美洲地区安全倡议”、“美国—加勒比盆地安全倡议”正式实施,这三项倡议意味着:由巴拿马运河向东,沿哥伦比亚(北部)和委内瑞拉近海,至加勒比海东端,成为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本土防卫边界,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成为美国的安全倡议区。除传统的军事安全外,安全倡议区主要承担着控制和打击贩卖毒品、非法移民、跨境有组织犯罪、走私等任务。

美国与拉美国家之间也适用集体安全原则。1947年9月,美国、加拿大与21个拉美国家^②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签订了《泛美互助条约》(俗称“《里约条约》”),该条约确立了美国、加拿大与拉美国家的西半球集体安全原则,其核心思想是:外部势力

① 2008年,美国与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在墨西哥的梅里达市联合发起“梅里达倡议”(Mérida Initiative),主要内容是美国向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装备等,联合打击贩毒、有组织犯罪等非法活动。2010年,随着“中美洲地区安全倡议(Central American Regional Security Initiative)”开始实施,“梅里达倡议”成为美国与墨西哥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倡议。同年,“加勒比地区安全倡议”(Caribbean Basin Security Initiative)开始实施。

② 21个拉美国家是:阿根廷、巴哈马、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委内瑞拉。

对任何一个美洲国家的军事入侵是对所有美洲国家的入侵。该原则的本质是美国以自身的军事优势保障拉美地区免受来自美洲地区以外的军事入侵。1948年5月美洲国家组织成立时,《里约条约》的集体安全原则写入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该宪章历经数次修订,但集体安全原则始终没有变化。

(二)经济利益安全圈涵盖太平洋、美洲地区和大西洋,自由贸易是基本合作机制

1.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涉及六成左右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全球贸易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涉及的国家 and 地区,其国内生产总值合计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9.5%,^①商品和服务贸易合计约占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的58%。^②

2005年5月,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智利四国发起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2008年2月,美国宣布加入。2009年11月,美国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计划,开始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截至2013年参与谈判的国家增至13个。2016年2月,除韩国外,其他12个国家^③签订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协议。

2007年4月,美国与欧盟联合设立“跨大西洋经济委员会”,研究和分析双方的经济伙伴关系与协调机制。2013年2月11日,该委员会建议美国与欧盟开展自由贸易谈判,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美国与欧盟之间需要自由贸易,1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宣布欧盟将与美国开展自由贸易谈判。2013年7月7~12日,“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首轮谈判在华盛顿举行。2015年10月19~23日,双方举行了“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第11轮谈判,就97%的关税减让达成了协议。^④2016年4月25~29日双方在纽约举行了第13轮谈判,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丹尼尔·穆兰尼(Daniel Mullaney)表示美国方面将竭尽全力争取于2016年完成谈判,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加西亚·贝赛罗(Garcia Bercero)表示欧盟方面也同意力争于年内完成谈判^⑤

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2015年预测数据计算。

②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13年的统计数据计算。

③ 两个北美洲国家(美国、加拿大)、三个拉美国家(墨西哥、秘鲁、智利)、五个亚洲国家(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两个大洋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

④ Press office,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 Trade Issues, *Press en Background*, Brussels, November 25, 2015.

⑤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Opening Remarks by U. S. and EU Chief Negotiators from the New York Round of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Negotiations,” New York, April 29, 2016.

2. 自由贸易已基本覆盖北美大陆,美国的自由贸易和单边市场开放已涉及 3/4 的拉美国国家

北美大陆有十个国家,即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和中美洲七国。美、加、墨三国不仅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 1994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而且还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签字国。美国与除伯利兹外的六个中美洲国家^①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伯利兹虽然位于中美洲,但被看作是加勒比国家。因此,可以认为美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基本覆盖北美大陆。

美国与 11 个拉美国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除墨西哥和中美洲六国外,还包括一个加勒比地区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和三个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秘鲁、智利)。与此同时,美国向加勒比共同体的 14 个成员国^②单边开放市场。因此,在拉美地区,美国的自由贸易与单边开放市场共涉及 25 个国家,约占地区国家总数(33 个)的 3/4。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统计,这 25 个国家的人口合计占拉美地区总人口的 47%,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占地区的 41%。^③

(三)“两圈战略”的主要特点

2007 年,奥巴马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重塑美国领导力》一文,指出 20 世纪 30~60 年代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约翰·肯尼迪等总统带领美国走上了领导世界的道路;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需要应对更复杂的形势和更危险的挑战,为此,美国必须领导世界。^④ 在 2015 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序言中,奥巴马指出,“问题不再是美国是否应该领导,而是如何领导”。^⑤

1. “两圈战略”反映了“如何领导”

充分发挥美国的军事和经济优势,领导其盟国和伙伴国通过军事合作实现军事上的集体安全,通过自由贸易实现经济上的集体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并不热衷于集体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高度重视集体军事安全,集体安全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遏制苏联集团,维护美国在安全体系中的军事霸主地位。20 世纪 50 年代前半期,美国凭借其军事实力构建了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体系、中东条约组

① 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

② 加勒比共同体(Caribbean Community, 缩写为“CARICOM”)成立于 1973 年,现有 14 个成员国和一个未独立成员地区。14 个成员国为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圭亚那、海地、牙买加、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个未独立地区为(英属)蒙特塞拉特。

③ Comision Economica para Ame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EPAL), *Anuario Estadistico de Ame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14, Santiago de Chile, 2014.

④ 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4 (Jul. ~ Aug., 2007).

⑤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D. C., February 2015.

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三大军事遏制体系。^①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朝野的主流观点认为,一方面,美国的军事优势会保持相当长的时间,但经济地位日益受到新兴经济体的挑战甚至威胁;另一方面,除传统安全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因素日益增多且较复杂。但是,美国在其盟国和伙伴国中的军事优势、经济优势是不可撼动的。因此,美国要充分运用这两大优势,领导其盟国和伙伴国共同实现集体安全和集体繁荣。^②

2. “两圈战略”反映了如何构建世界新秩序

亨利·基辛格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变化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面临的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③ 在摆脱这一困境的诸多政策选项中,奥巴马选择了通过“创造伙伴关系”来重构和领导世界新秩序,例如“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投资和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也有稳定老盟友,拉拢新伙伴的目的。

3. “两圈战略”反映了美国的“板块优势”思维

1993年7月,基辛格在谈论即将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指出,该协定是走向世界新秩序的、最富创造性的一步,“西半球自由贸易体系”将让美国发挥“统领作用”。基辛格的“西半球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前文中提到的“完整的大西洋‘经济共同体’”、“跨太平洋地区”等说法,在世界地图上表现为一片完整的地理板块。美国“两圈战略”的逻辑是:美国保持在这一板块中的霸主地位,运用自由贸易和集体军事安全领导板块中的盟国和伙伴国,共同维护和巩固全球优势,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国际秩序。

作为一个分析框架,“两圈战略”意在认识和分析美国探索新型国家安全战略的态势。从美国近几年来的一系列举措和动向看,这一框架的基本架构和机制已初具雏形。

二 拉美地区在“两圈战略”中的地位

以巴拿马运河为界,拉美地区的南、北两部分在“两圈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不同。

① 崔丕:《美国亚洲太平洋集体安全保障体系的形成与英国(1950~1954年)》,载《国际冷战史研究》,2004年第00期。

② Stephen G. Brooks, William C. Wohlforth, “Reshaping the World Order: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form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88, No. 2 (March/April 2009). William C. Wohlforth, “US Leadership a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ha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67, No. 2, Spring 2012.

③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修订版)(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第4页。

(一) 巴拿马运河是“两圈战略”的关键节点

巴拿马运河是沟通大西洋、太平洋的咽喉要道,也是南、北美洲的联结处,经济、贸易、安全防卫、地缘政治意义非常突出。

巴拿马位于中美洲地峡的最南端,原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为了修建巴拿马运河,美国策动巴拿马于1903年11月3日脱离哥伦比亚而独立。当月18日,美巴两国签订了《阿伊—布瑙—瓦里亚条约》,^①美国保证巴拿马的独立,巴拿马在运河两岸各划出五英里(约八公里)的地带供美国永久使用。1977年9月,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与巴拿马国防军司令奥马尔·托里霍斯(Omar Torrijos)签订了《托里霍斯—卡特条约》(Torrijos-Carter Treaty),规定美国于1999年将运河管理权交还给巴拿马。

美国修建巴拿马运河(1904~1914年)的主要动因之一是为了便于向太平洋地区调遣海军。1898年美国战胜了西班牙,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当时,美国的海军主要集中在东海岸,面向大西洋,西海岸面向太平洋的军事力量非常薄弱,从东海岸向太平洋调遣海军,需要绕道南美洲南端。因此,这条运河的修建具有较重要的军事意义。

1903年,为了履行美国保护巴拿马的承诺和保障运河的修建,美国在巴拿马设立了“南方司令部”。1997年,南方司令部迁至美国本土的迈阿密,但在巴拿马仍驻有部分美军,其主要职责是防止毒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违禁物品通过运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迅速增强,巴拿马运河的军事地位弱化,但其航运地位迅速提高,不仅是美国东、西部货物运输的主要通道,也是沟通太平洋、大西洋的海上航运要道。

(二) “怀抱中的地盘”与“千年储备”

尽管整个拉美地区是“两圈战略”纵轴的一部分,但以巴拿马运河为界,运河以北的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不仅是美国经济利益安全圈之纵轴的一部分,而且还是美国国家防卫安全圈中的拉美安全倡议区。沟通美国东、西海岸的海上航线好像两条手臂在巴拿马运河交汇,因此,巴拿马运河以北的地区就如同处于美国的怀抱之中。

南美洲则主要体现纵轴的完整性和整体性,其辽阔的土地、多样的物种、丰富的资源可谓是美国的“千年储备”。同时,南美洲北端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对美国的拉美安全倡议区和国家防卫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 美国对拉美地区的两条传统底线

为了确保纵轴的完整性和整体性,美国对拉美地区有两条传统底线。

^① Hay-Bunau-Varilla Treaty, 后称《巴拿马条约》。

1. 保持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防止美洲地区以外的势力在拉美地区谋求军事存在

1823年,门罗总统在其向国会做的第七份年度咨文中指出,任何欧洲列强不得将美洲大陆看作未来殖民的对象;美国及与美国处于同一半球的其他国家联合宣布,对于任何其他国家向我们这一半球任何地点延伸其制度的任何企图,都是对我们的和平与安全之威胁。^①此咨文被称作“门罗宣言”,是“门罗主义”的源头,其核心思想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1905年12月,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其向国会做的第五份年度咨文中强调“门罗主义”是实现西半球和平最有效的工具。第一,美国保证不侵占其他美洲国家的领土,也保证其他美洲国家不受地区外国家的侵略;第二,禁止地区外国家在美洲地区谋求军事存在,即使为了索要债款而暂时派兵占领海关也不行;第三,美国必须“凭一己之力”使其他美洲国家实现“和平与秩序”;第四,美国要援助其他美洲国家。^②在英语中,“American”既有“美洲人的”意思,也有“美国人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成为西半球的霸主,“门罗主义”被解读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

1961年1月,肯尼迪总统发表就职演说时再次强调,“让其他国家都知道,西半球的事西半球自己管”。^③

19世纪中叶,随着国力的增强,美国开始清除欧洲列强在拉美地区的军事存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仍在加勒比和南美洲拥有军事基地和驻军的地区外大国主要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利用英国处境艰难的机会,通过租借法案,用几十条旧军舰将英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基地租借到手中(期限为99年),为战后将英国的军事势力赶出加勒比地区创造了条件。当然,英国是美国的传统盟国,美国认可和接受英国对远离南美洲大陆南端的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军事占领。^④

冷战时期,美国全力遏制苏联的军事力量进入拉美地区,其典型事例是“古巴导

① James Monroe, “The Seventh Annual Message,” December 2, 1823,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9465>.

② Theodore Roosevelt, “Fifth Annual Message,” December 5, 1905,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9546>.

③ John Kennedy,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61, 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8032>. 原文为“and let every other power know that this hemisphere intends to remain the master of its own house”。

④ 1833年以来,英国一直实际占据着南美洲大陆南端的福克兰群岛。该群岛距离阿根廷海岸线约500公里,阿根廷称该群岛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并宣称拥有其主权。1982年4~6月,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群岛的主权而爆发“马岛战争”,英国获胜。

弹危机”。1962年8~10月美国陆续发现并确认苏联在古巴的翁达(Honda)、马里埃尔(Mariel)、卡西尔达(Casilda)等港口部署导弹,美国对此采取了三项应对措施:一是封锁古巴,肯尼迪总统宣布对古巴实施封锁;二是军事对峙,美国派遣大批海、陆、空作战部队进入封锁区;三是国际施压,美国通过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发动盟国和伙伴国向苏联施加压力。经过磋商,苏联于10月底做出让步并撤走了部署在古巴的导弹。

2. 保持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绝对影响力,防止与美国不一致或相抵触的意识形态、价值观进入拉美地区或在拉美地区传播

一个典型案例是对古巴的禁运和封锁。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胜利。1961年5月,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走社会主义道路,转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62年2月,肯尼迪总统宣布对古巴实施禁运,10月又借“古巴导弹危机”对古巴实施封锁。禁运和封锁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阻止社会主义向拉美地区蔓延或传播。苏联解体后,美国继续对古巴进行封锁,意在逼迫古巴放弃社会主义。

三 美拉整体合作

自“门罗主义”于19世纪中叶正式成为美国对拉政策的核心思想以来,美国就一直将拉美地区看作是美洲地区整体中的一部分。因此,在较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整体合作”是美国对拉政策的主体。但是,美国的对拉政策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学者马里奥·高麦兹(Mario Gomez)指出,美国根据是否有来自其他大陆的挑战或威胁而周期性地调整对拉政策,当外部挑战或威胁出现时,美拉关系就会出现一段高涨期,反之则进入平静期。^①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拉关系出现了两个高涨期,即1961~1971年针对来自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与威胁,美国与拉美国家共同实施了“进步联盟”计划;1994~2005年针对来自欧盟的影响和冲击,美国、加拿大与拉美国家进行了“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本文将这两个高涨期分别称为美拉之间的第一轮整体合作和第二轮整体合作。当然,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于2005年停止以来,美国一直没有放弃与拉美地区展开新一轮整体合作(即第三轮整体合作)的努力和探索。

(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与拉美国家进行的两轮整体合作

1. 第一轮整体合作:“进步联盟”(1961~1971年)

^① Mario Ojeda Gomez, “The United State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hip since 1960,” *The World Today*, Vol. 30, No. 12, December, 1974.

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遏制苏联在拉美地区的影响,防止社会主义思想借古巴革命胜利之机在拉美地区扩散,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了为期十年的“进步联盟”计划,核心目的是借援助发展之机向拉美国家输出美国式民主。1961~1967年,美国联合其他发达国家与拉美国家一起为“进步联盟”筹集了1442亿美元,其中美国政府援助92亿美元,其他发达国家援助60亿美元,拉美国家自筹1290亿美元。^①“进步联盟”于1972年终止实施,虽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但为20世纪80年代席卷拉美地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和民主化浪潮准备了条件。

2. 第二轮整体合作:“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1994~2005年)

欧盟于1993年正式成立,欧盟的一体化模式对拉美国家有很强的吸引力。为了应对欧盟的影响,1992年,美、加、墨三国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4年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之际,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了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设想,计划于2005年完成谈判工作。

1998年,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开始,采用“双主席国制”,美国和巴西均为主席国。由于美、巴两国在市场准入、投资保护、农产品贸易等领域的分歧,“美洲自由贸易区”未能按期完成谈判工作,但作为阶段性成果,美国又与十个拉美国家签订了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即2003年与智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2004年与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2006年,美国分别与秘鲁和哥伦比亚签订自由贸易协定。2007年,美国与巴拿马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二)美国宣布“门罗主义”时代终结

基辛格在评价美洲自由贸易区时指出,如果其他区域集团占据了上风,则美国可以带领整个西半球,凭借广阔的市场,重新夺回竞争优势。基辛格同时强调指出,西半球是美国这一新战略的“原生地”。^②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挫折使美国认识到,美国的对拉政策需要新思维,美拉关系需要进入一个新时代。201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克里宣布“门罗主义”时代结束了,但没有说明美国放弃门罗主义,也没有说明“后门罗主义”时代将是什么时代。2014年12月,奥巴马总统在宣布与古巴就恢复外交关系开始谈判时指出,美古关系正常化是美拉关系新篇章的标志。奥巴马的这一宣言意味着“后门罗主义”时代将是“我们都是美洲人”的时代,是“美洲主义”时代。

① Robert M. Smetherman and Bobbie B. Smetherman,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Promises Unfulfilled,"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31, No. 1, January, 1972.

②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修订版)(顾淑馨、林添贵译),第851、852页。

(三)美国谋求以“板块治理”为目标的第三轮美拉整体合作

以“美洲主义”为原则,以美洲的“板块治理”为目标将是第三轮美拉整体合作的主要特点。

1. 除古巴外,美国已将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基本拉入“两圈战略”

墨西哥不仅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签字国。美国与墨西哥在边境管理、双边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加强。美、墨两国的边境线长约 3200 公里,沿线设有 50 多个边检站。这是一条较为繁忙的边境线,每天有几十万辆汽车、上百万人、超过十亿美元的商品通过边境。同时,这也是一条较不安全的边境线,边境地区的贩毒、走私、偷渡、有组织犯罪等活动猖獗。据报道,2008 ~ 2013 年在美墨边境地区发现了 75 条运输毒品的地下通道。^① 2010 年 5 月 19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联合发表了《关于 21 世纪边境管理的声明》,^② 其目标是通过联合行动,提高打击美、墨边境地区和墨西哥境内犯罪活动的力度与效率,促进两国的交往和繁荣。

对于中美洲地区,美国一方面与除伯利兹外的其他六个中美洲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另一方面通过安全倡议加强区域安全合作。2008 ~ 2015 年美国向中美洲地区提供了 12 亿美元的援助。^③ 2015 年 11 月,美国政府宣布向中美洲追加 10 亿美元援助,其中四亿美元用于发展经济,三亿美元用于改善社会治安,三亿美元用于发展民主。社会治安的援助对象国主要有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三国。^④

对于加勒比地区,美国一方面向加勒比地区单边开放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安全倡议加强区域安全合作,仅 2010 ~ 2012 年美国就向加勒比地区提供了 2.03 亿美元的援助。^⑤

美国还加强在中美洲、加勒比和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出口安全”的方式开展军事合作。1997 年,美国南方司令部由巴拿马迁至迈阿密,为了提前协调与加勒比国家的军事合作,1997 年 5 月 10 日,克林顿总统在巴哈马的布里奇顿与 15 个

① Associated Press, “Feds Find Drug Tunnel Linking San Diego, Tijuana,” *FOX News*, October 31, 2013.

②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Declarat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 Concerning Twenty-First Century Border Management,” Washington, D. C., May 19, 2010.

③ Peter J. Meyer and Clare Ribando Seelke, “Central America Regional Security Initiative: Background and Policy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December 17, 2015.

④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 *Fiscal Year 2017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p. 3, February 9,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9276/252179.pdf>.

⑤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 “Status of Funding, Equipment, and Training for the Caribbean Basin Security,” GAO-13-367R CBSI, Washington, D. C., March 20, 2013.

加勒比国家的元首举行了集体会晤,这是美国总统与加勒比地区国家元首的首次集体会晤。^① 2008年4月,美国重新组建第四舰队,^②司令部位于佛罗里达,负责加勒比、中美洲及南大西洋海域的防务和军事合作。2010年,美国学者德里克·S·雷伟龙(Derek S. Reveron)在《出口安全》一书中指出,美国海军的主要任务不是作战,而是向其他国家提供安全防卫能力和开展军事合作,提高盟国和伙伴国对美国的军事安全依赖。^③ 美国第四舰队秉承这些指导思想,以加勒比、中美洲为重点,在涵盖整个南大西洋的广阔区域开展军事和防务合作。

2. 美国将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国家基本拉入经济利益安全圈

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国家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智利四国。秘鲁和智利不仅分别与美国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且也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国。哥伦比亚是“两洋国家”,其西部面向太平洋,北部面向大西洋的加勒比海,与美国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厄瓜多尔虽然未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是本国货币实行“美元化”。1991~2013年,美国先后通过《安第斯贸易优惠法案(1991~2002年)》、《安第斯贸易促进和毒品消除法案(2002~2013年)》,向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南美洲四国^④提供优惠贸易待遇。在此期间,厄瓜多尔约有5600种商品可以免税进入美国市场。2009~2012年,厄瓜多尔对美商品出口额由52.4亿美元增至93.4亿美元,其中免税部分所占的比重由52.4%升至62.9%。^⑤

3. 美国营造对南方共同市场的战略“包围”态势

1991年,^⑥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四国成立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2012年,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分别成为正式成员国和准成员国。

1994~2005年,由于以巴西为代表的南共市与美国分歧较多,致使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没有如期完成。亚洲、北美洲、欧洲是南共市的主要出口市场,美国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营造了对南共市的战略“包围”态势。

① Anthony Payne, "The New Politics of Caribbean Ame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9, No. 2, 1998.

② 第四舰队创建于1943年,当时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护南大西洋海域。1950年,该舰队解散,其防卫任务交由第二舰队承担。

③ Derek S. Reveron, *Export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the Changing Face of the U. S. Military*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④ 其他三个国家为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秘鲁。

⑤ Justino De La Cruz (project leader), *Andean Trade Preference Act: Impact on U. S. Industries and Consumers and on Drug Crop Eradication and Crop Substitution, 2013, Sixteenth Report*,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Washington, D. C., September, 2014.

⑥ 南方共同市场,西班牙语:Mercado Comun del Sur,缩写为Mercosur;葡萄牙语:Mercado Comum do Sul,缩写为Mercosul;简称“南共市”。

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寻求与南共市实现贸易和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努力,例如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失败后,美国与巴西之间建立了贸易和投资磋商机制。南共市的形势也开始出现有利于美国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南共市释放出了可以与美国开展贸易谈判的信号。2015年12月20~21日,南共市在巴拉圭的亚松森召开了第49届领导人峰会。据报道,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建议南共市应与其他国家开展贸易谈判;阿根廷新任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呼吁南共市应进一步密切与美国、欧盟、太平洋联盟^①的关系。本届峰会向全世界传达了南共市愿意与欧盟、美国、中国、俄罗斯、东南亚、南亚等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信号。

第二,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三国的政局发生了变化。2015年10月,右翼政党赢得了阿根廷大选,自2003年起连续执政的左翼政府暂时告一段落。同年12月,委内瑞拉举行国会选举,右翼的反对派赢得了2/3以上多数席位。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两个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处于“冷冻”甚至对立状态,政局的变化为美国改善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机遇。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公开表示要修复与美国的关系,委内瑞拉的反对派也有明显的亲美倾向。2016年5月12日,巴西参议院以2/3多数票(55:22)通过了众议院对迪尔玛·罗塞夫总统的弹劾案,罗塞夫被迫暂时离职,进入最长为180天(即11月11日前)的预审期。副总统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代理总统职务,重新组建内阁,成立临时政府。18日,新任外长若泽·塞拉(José Serra)发表就职演说时提出了巴西外交政策的十项原则,其中第八条原则是“扩展与欧洲、美国、日本等传统贸易伙伴的商业关系”,对美政策的中近期目标是消除巴美两国间的非关税贸易壁垒。^②

四 结 语

美拉整体合作是美国“两圈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开展第三轮美拉整体合作,美国还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尤其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 巴西的多边贸易主张对美国形成了挑战

① 太平洋联盟(Pacific Alliance)于2012年6月由智利、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四国正式成立。

②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Speech by Minister Jose Serra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eremony in Which He Took Office a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 Brasilia, May 18,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itamaraty.gov.br/en/speeches-articles-and-interviews/minister-of-foreign-affairs-speeches/14044-speech-by-minister-jose-serra-on-the-occasion-of-the-ceremony-in-which-he-took-office-as-minister-of-foreign-affairs-brasilia-may-18-2016>.

无论是在拉美地区,还是在南共市,巴西均是第一大国,其多边贸易立场较为坚定。巴西的学者认为,尽管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也表现了咄咄逼人的气势,但巴西应继续奉行多边贸易政策,并与其他“金砖国家”共同积极支持和参与谈判进程。^①在自由贸易方面,巴西及其他南共市成员国一致主张首先与欧盟谈判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1995~2015年南共市与欧盟的自由贸易谈判时断时续地进行了20年,一直没有完成。在2015年12月的第49届南共市领导人峰会上,南共市成员国一致同意2016年重启与欧盟的自贸协议谈判,并尽快与欧盟达成自贸协议。

(二)部分拉美国家仍存在对美不确定因素

2000年7月,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发表的《美国国家利益》报告^②按三个层次将美国在西半球的国家利益确定为四项。第一个层次为“关键性国家利益”一项,即在西半球“不允许有敌视美国或危及美国领土安全的大国存在”;第二个层次为“极端重要的国家利益”两项,即西半球各国的民主、繁荣和稳定,防止失控的大规模移民涌入美国;第三个层次为“重要的国家利益”一项,即防止贩毒集团推翻或掌控区域大国。

从国家规模、地理位置来看,墨西哥与“危及美国领土安全的大国”契合度较高。自1846~1848年美墨战争以来,美国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才确认墨西哥不会成为危及美国领土安全的大国。1992年,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两国分别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巴西国土辽阔,约占南美大陆的一半;人口众多,在美洲地区仅次于美国;独立自主立场鲜明,民族主义情绪深厚,“世界大国”情结突出,致力于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因此,巴西与“敌视美国的大国”契合度也较高。尽管美国与巴西的意识形态、价值观较为接近,在多边贸易谈判、气候变化、互联网治理等全球性议题上没有根本性冲突。但是,如何“圆”巴西的“大国梦”,如何保证巴西不会成为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大国,这些都不是美国单方面说了算的。

从国家规模、国内形势和地理位置来看,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不仅都是拉美地区的主要国家,而且处于美国的拉美安全倡议区边缘,对安全倡议区和美国本土都有直接影响或威胁。哥伦比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民主等与美国较为一致,但哥伦比亚的内战、毒品等问题较为严重,贩卖毒品、绑架勒索等是反政府武装的主要经济来源。

① Vera Thorstensen, Ivan Tiago Machado Oliveira, Os BRICS na OMC: políticas comerciais comparadas de Brasil, Rússia, Índia e África do Sul / organizadores, Brasília: Ipea, 2012.

② Robert Ellsworth, Andrew Goodpaster, Rita Hauser (Co-Chairs),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July 2000, p. 28.

为了防止以反政府武装为代表的贩毒集团推翻或掌控哥伦比亚政府,美国与哥伦比亚开展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如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支持和促进哥伦比亚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的和平谈判,等等。

2015年3月,奥巴马总统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与委内瑞拉的双边关系处于紧急状态,因为美国认为委内瑞拉局势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严重威胁,下令对该国部分高级官员实施制裁。^①近几年来,美国的媒体、学术文章、官方文件充斥着对委内瑞拉的批评和指责,认为该国的选举是不自由、不公正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得不到法律的保障;经济持续衰退,恶性通货膨胀日益加剧,食品、药品等民生物资匮乏;犯罪率上升,凶杀案频发,人权状况恶化;政治、社会、军事陷入严重分裂状态,大规模内乱和移民潮处于爆发边缘;贪污腐败盛行,贩毒、走私等非法活动猖獗,等等。美国的这些批评和指责主要围绕其在西半球的第二层、第三层国家利益展开。换言之,委内瑞拉危及美国在西半球的第二层、第三层全部三项国家利益,即西半球各国的民主、繁荣和稳定,防止失控的大规模移民涌入美国,防止贩毒集团推翻或掌控区域大国。

(三)拉美国家对美国干涉内政仍心存疑虑

非法移民、毒品、有组织犯罪等问题在美拉关系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断提高。随着美国不断加大打击非法移民、毒品、有组织犯罪的力度,拉美国家一方面愿意同美国加强合作,接受美国的援助,借此改善本国的治安状况;另一方面,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Comunidad de Estados Latinoamericanos y Caribeños,简称“拉共体”)为平台,协调或统一主张与立场,抵制或防止美国干涉内政。

2011年,拉美地区33个国家成立了“拉共体”,拉美国家的内部团结有所加强,“对内协调政策,对外一个声音”,与美国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分量不断加重。在2012年、2015年的第六届、第七届美洲峰会上,围绕美古关系、阿根廷与英国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争端等问题,拉共体与美国意见不一致,致使连续两届峰会没有发表公报。

(四)军事基地问题影响美古关系正常化

2016年3月下旬,奥巴马总统访问古巴,这是对美古关系正常化进程的重要推动。

古巴虽然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国家,但却对美国的“两圈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主

^①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Executive Order: Blocking Property and Suspending Entry of Certain Persons Contributing to the Situation in Venezuela,” March 9, 2015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5/03/09/executive-order-blocking-property-and-suspending-entry-certain-persons-c>).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美古关系是影响美拉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拉共体集体指责美国对古巴的禁运和封锁;第二,古巴靠近美国,位于加勒比海方向的安全倡议区内部深处,对美国国家安全有直接影响;第三,美古关系正常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制约奥巴马的继任者彻底改变或放弃“两圈战略”和“美洲主义”。在美国看来,古巴的意识形态已经构不成对美国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威胁。经过长期禁运和封锁,古巴也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于美古关系正常化,古巴有两个重要前提条件:第一,美国终止对古巴的禁运和封锁;第二,美国将关塔那摩军事基地交还古巴。同美国的“两圈战略”相比,古巴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显得微不足道,但就军事基地而言,在未确认古巴融入安全倡议区之前,美国不可能向古巴交还军事基地。

(五) 尼加拉瓜运河对美国“国家防卫安全圈”存在不确定因素

修建这一条运河是尼加拉瓜近两个世纪的梦想。早在1825年,独立不久的“中美洲联邦(1823~1838年)”^①就计划修建尼加拉瓜运河。20世纪90年代,运河计划再度提上尼政府日程。2006年左翼政党“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奥尔特加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力推运河的修建工作。

尼加拉瓜位于中美洲地峡中部,尼加拉瓜运河与美国的距离比巴拿马运河近500公里左右。一方面,尼加拉瓜运河如果能够建成,美国在中美洲的国家防卫安全圈有可能需要后撤500公里。另一方面,尼加拉瓜运河与巴拿马运河之间的竞争将带来两国间的矛盾,甚至会改变中美洲地区的经济地理格局,不利于拉美安全倡议区的安全与稳定。

谢文泽: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责任编辑:魏红霞)

^① 包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五国和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

US Cyber Security: New Challenges and Its Coping

Strategies *Li Hengyang* (101)

There have been challenges new to the cyber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2015. Cyber crimes have turned to be more destructive;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have frequently made unlawful use of the cyber to extend their influence; and Russian hacker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threat to the US in cyber space.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ose new challenges in digital area,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adjusted American cyber security policy and implemented the Cyber security National Action Plan in 2016, which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towards the problems in digital era. The US has made efforts to strengthen the fight against cyber terrorism by different means, to improv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private enterprise and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America will take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consolidate the stabilization in cyber space. The US will als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yber deterrence capability, improve the information-sharing of cyber security and clean up the malicious cyber behavior within the US. The U. S. has made a visible effort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ts politi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or its national security and other interests.

U. S. “Two-Ring Strategy” and U. S. -Latin America Overall

Cooperation *Xie Wenze* (122)

For the convenience of analyz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global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omeland defense and economic interest, the author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wo-Ring Strategy”, that is, in order to reshape and lead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U. S. is trying to strengthen its “security ring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to create its “security ring of economic interests”. The first ring is composed mainly of the Trans-Atlantic defensive system, the Trans-Pacific defensive system and the region of security initiative in Latin America. The second ring is trying to cover the Pacific region, the American region and the Atlantic region. The American region (including both North America and South America) is the “vertical axis” of the “Two-Ring Strategy”. Latin America is the natural component of this axis. By using the measures of free trade, unilateral opening of market,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etc. , the U. S. has pulled 3/4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nto the “Two-Ring Strategy”. In order to absorb the remaining 1/4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including Cuba, Ecuador and 6-member MERCOSUR) into the strategic circle, the U. S. has created the strategic siege surrounding MERCOSUR by using TPP and TIPP, re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 with Cuba, declared the end of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is now attempting to start the third wave of U. S. -Latin American overall cooperation since the

1960s by using “Americanism” as the slogan.

The Home Rule Movement of American Local

Governments *Sun Qunlang and Deng Xianjing* (139)

The arguments on home rule of American local governments in Alexis Tocqueville’s *Democracy in America* are somewhat exaggerated. In fact, there had been little self-government rights for American local governments since the Independence. The state governments interfered in almost any affair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so the management of local affairs was ineffective. There appeared a home rule movement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reached its climax in the era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After the World War II, the home rule movement resurged again and got to another climax.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deed gained a series of home rule rights, especially in structure autonomy and function autonomy but there is not much gain in financial and personnel autonomy.

BOOK REVIEW

A Review o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Crisis during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Zhao Qingsi* (155)